

風物 深度 電影

## 《宇宙探索編輯部》影評：理想主義者和科幻迷怒了，神經病們嗨了

現實實在太荒誕，這樣一部跑到深山裏發瘋的電影出現得很是及時。



《宇宙探索編輯部》劇照。網上圖片

2023-05-10

電影評論 中國電影

特約撰稿人 張曉琦

「只要能向人類證明外星人的存在，全人類一定會立刻團結起來，人類文明再次進化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找到外星人。」

唐志軍衣著樸素語氣謙卑，還經常卡頓像是口吃，話語卻很瘋癲。這幾乎奠定了全片的基調，一群對現狀不滿的人跌跌撞撞踏入西行之旅，到蠻荒邊遠之地以迷信的方式追尋科學，以後現代症候擁抱古典議題。電影英文名 Journey To The West 的意思就是「現代西遊記」，老唐在精神病院遇到的cosplay版孫悟空是另一個對應，穿越到現代的古代神話英雄只是一個無用的怪咖。一切都是錯位的，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，《宇宙探索編輯部》是一部理想主義的輓歌，也是與世難容者的逃遁與狂想，外星人更像是一個可以外顯的理由。

## 一本正經胡說八道

主角唐志軍，作為主編，他所主持的《宇宙探索》雜誌社瀕臨倒閉，連暖氣費也交不起；家徒四壁，妻子與他離婚，女兒自殺，日常生活要靠姐姐與外甥照顧，仍舊認為「在完成繁衍任務以後，性慾是一種疾病」。他念念不忘外星人，從意氣風發的青年到潦倒落魄的中年，每天騎型號很老的電動車到破舊的辦公室，以卡頓的語氣糾正贊助商的知識錯誤，說不了兩句，話語就會被四周孩子練習器樂的聲音淹沒。電視機的雪花點被他看作宇宙誕生時的余暉，拿電線連一個八爪按摩器插自己頭上接受宇宙信號，電視壞掉了認為是紅巨星坍縮所致，哆哆嗦嗦地找朋友去查 NASA 的最新消息看有沒有發佈什麼突發事件。他覺得自己距離外星文明只有一步，但在老同事秦彩蓉眼裏，他就是個「民科」。







《宇宙探索編輯部》劇照。網上圖片

一路西行遇到的人，總拿著綠棒子在體制內工作的那日蘇是個酒蒙子及真口吃；原生家庭有些創傷的曉曉敏感憂鬱，一路走一路吃藥；抓外星人的村民、頂著一口鍋念詩的孫一通，哪一個都不太正常。這種不正常在老唐去精神病院時就做過非常明顯的暗示，顯然他在那裏找到了同類，至少他們不會反駁或嘲笑他。與其說這是趟理想主義者的求索之途，不如說是一群神經病的遠足狂歡。電影妙的就是，大部分時間裏既沒有在這兩者之間做明確的界定，態度上也模稜兩可，上一秒似乎還在欽敬，下一秒就忍不住揶揄嘲諷，就像老唐被破舊的宇航服卡住人都快憋死了，被吊車從半空移出如斬首般被電鋸切下頭套，配的是貝多芬的《歡樂頌》，悲欣交集；就像客串的《流浪的球》的導演郭帆說宇航服的字反了是假的，但因為宇航員看胸前設備有視野盲區，要通過手套上的反光鏡觀察，真宇航服的字就是反的；就像拿著宇宙功德箱誓要收520元的村民怎麼看都是個騙子，但硅膠做的外星人大腿骨會越變越長，時常暈倒的孫一通看著該進腦科診室或精神病院，但最後被鳥群接走了，奸愚不分真假難辨。

從「山東濱州李凱電死外星人」的新聞真事出發，以《1818黃金眼》和《走進科學》的氣質、戴著八九十年代氣功熱的標識性鋁鍋追尋UFO。石獅子嘴裏的球是怎麼拿出來的，降落倉是哪裏來的，山洞裏的壁畫是什麼意思統統沒了下文，連隕石獵人和孫一通是誰都不知道，就跟著他和那口鋁鍋一起讀詩。外星人最後連臉都沒露，帳篷和行李都被燒了，一路的收穫就是一袋土豆和一個毒蘑菇。而作為一個外星文明發燒友和執著的理想主義者，老唐並不願去賴好掙點錢哪怕送外賣呢以支持興趣，還在拿著兩節乾電池驅動的探測器探索宇宙；在三十年裏也不肯更新自己的知識儲備至少學習點理論基礎。於是正經的理想主義者和嚴謹的科幻迷都有點怒，但神經病們嗨了。





《宇宙探索編輯部》劇照。網上圖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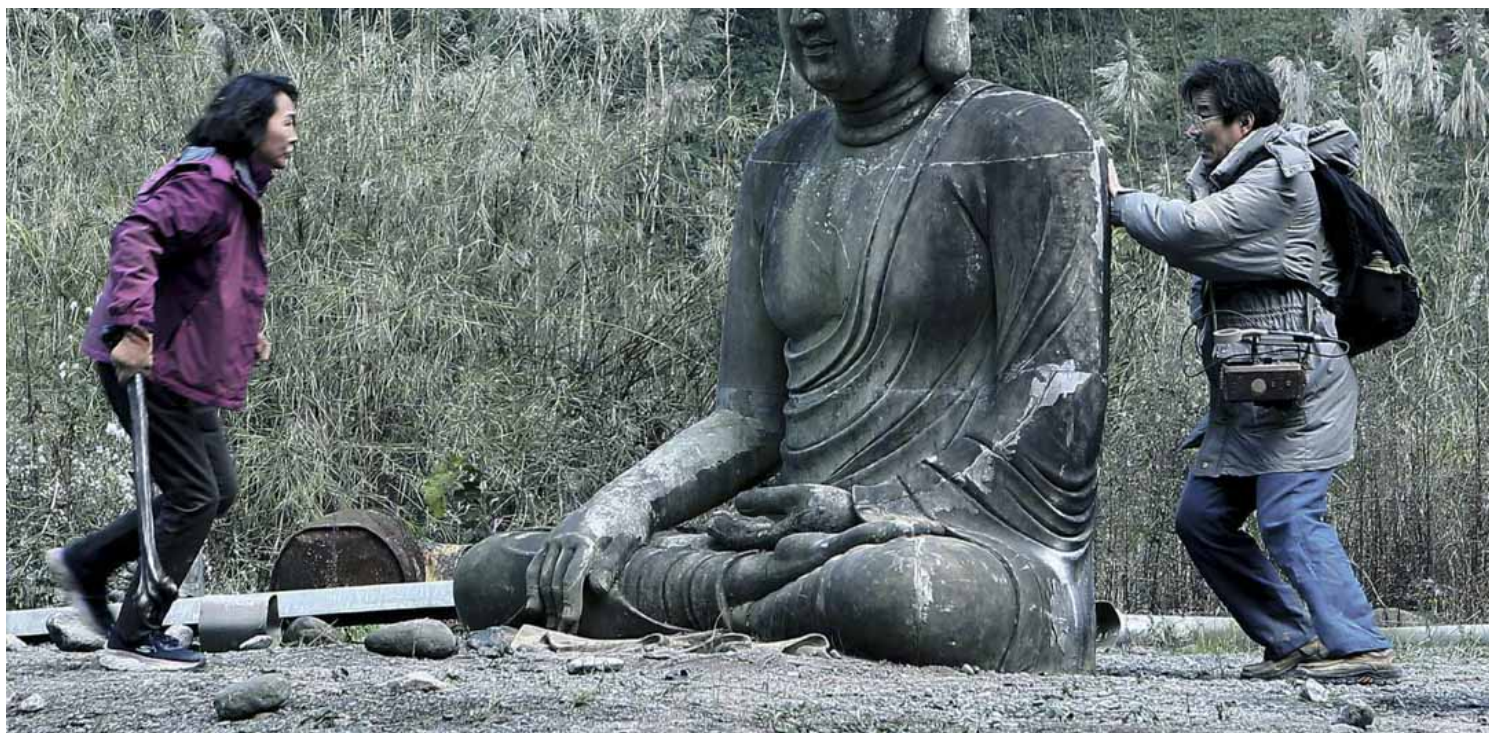
這不是一部可以鑿實的電影，而是指東打西指南打北，逮著什麼戲謔什麼，把生活中看到的各種無釐頭盡情往上堆，用最土的影像討論最高雅的主題，像是一次憋了很久的撒歡兒，怎麼瘋癲怎麼來。老唐的理想主義可作寬泛觀，就像《東邪西毒》中誓要拿一籃雞蛋找人報仇的女孩，「每個人都會堅持自己的信念，在別人看來是浪費時間，她卻覺得很重要。」這個理想本身不一定要有價值，即便世所公認的價值，在別人眼裏也未必成立。理想是什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執迷不悟。這就囊括了所有在現實世界愛而不得的人，懷才不遇的人，格格不入的人，一無是處心有不甘的人，純屬虛耗光陰的人。不是只有秉持高尚理想又有能力追求的人才能記錄，無法進入社會秩序渺小如塵埃者也值得關照。這是它引起了這麼多共鳴的原因。而福柯怎麼說的：瘋癲是一種文明現象，是理性對非理性的壓迫。日食一場把對文明與秩序的反動推向高潮，而孫一通在麻雀群中離去則完成了荒誕與莊嚴的交融。

## 年輕的「我執」

當落到實處時，它的缺點才一一顯露。老唐失去女兒，導演是靠靈性表達的，幾個鏡頭含而不露，淺淺幾筆帶過很利於藏拙。這個「拙」是指更深的體味與劇情設計，喪子之痛遠比影片表達的要沈痛得多，尤其對於一事無成盛年不再的人。最終把人類存在的意義歸結為生命 DNA 像是義務教育後遺症，必要卒章顯其志結尾昇華，但也未能升到哪裏去，倒是很能看出主創的年紀。人類存在的意義真是年輕人的困擾，真人到中年的人基本不再問這個問題，或者沒有力氣去問。年輕的輕盈難以偽裝，人到中年的失重更非經歷而難得。所以老唐這個角色不像中年人，哪怕有理想主義護身。窮愁潦倒的困境不只有錢，但編輯部容忍老唐的荒唐，他的姐甥兩人都願意照顧他，一走走就能碰到同類，還有一個雖然毒舌卻不離不棄的老同事，秦彩蓉。







《宇宙探索編輯部》劇照。網上圖片

對，秦大姐。她看不上老唐，對他百般阻撓一路冷嘲熱諷，力勸他不要買外星人骨頭，完了又給石獅子燒香拜佛求原諒，即便她幫老唐拉贊助商，給他籌集路費賣宇航服，每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幫他解決各種問題，還是非常現實非常俗，但那是老唐的立場。其實老唐給秦大姐帶來了很多麻煩，就像所有的理想主義者都會給身邊人帶來很多麻煩和傷害，有時甚至殘忍，但這一點經常被忽略了，在此片中同樣。「正常人」有理由嫌棄乃至憤怒，忍受他們不是天經地義，不管你的理想有多高尚，追尋理想的純粹有多動人。秦大姐還真的受了傷，被狗咬了之後也沒人擔心她的安危，這其中的冷漠涼薄電影無意顧及，反倒要讓她利用這一點求助再為大家奉獻一把。

「世俗眼光」這個功能都放在了秦彩蓉這個角色上，電影也在努力不那麼黑白分明，但予人的感受是，秦彩蓉身上那些市儈之外的溫暖是為了不讓人物太過臉譜化的平衡，而老唐身上的缺點是比完美更可愛的點綴。那些是無傷大雅的怪癖而非人性弱點或黑暗，主創不願真的對老唐動手做深度剖析，即便做了那麼多調侃戲謔，甚至用了土味視頻的影像風格，但更多是防禦性的自嘲。深層自戀在老唐與驢在水中戲耍那一幕達到高峰，看不到人物之外的另一個視角。導演孔大山在電影中用的配樂有安德烈·瑞歐版本的肖斯塔科維奇的《第二圓舞曲》，他說「網易雲音樂」上一條評論就是唐志軍的判詞：「一種理想主義懷著熱烈的情感在巨大的悲劇裏狂歡，在痛苦和絕望裏產生了美好又盛大的幻覺」，但那些被理想主義者傷害的人，在「美好盛大」中被湮沒遺忘了。

這種自戀還是年輕的產物，深深地沉浸於「我」之一切，對他者缺乏理解與耐心。當「我」與「理想主義」或「瘋癲」掛鉤時，更加理直氣壯。事實上，當對秦彩蓉缺乏關照時，對老唐的理解以及對最終「人類存在意義」的探索都會被削弱，世界與人性遠比簡單的理想/現實對照要複雜得多。與風車大戰的堂吉訶德除了滑稽荒唐之外也有著油滑腹黑的一面，甚至有時並不如一貫雞賊的桑丘。不管是對於堂吉訶德遠徵



的一生還是他這個人，最後塞萬提斯自己都難於判斷只剩唏噓。

沒有對秦彩蓉的體貼，她的行為動機都成了問題，她是為什麼有怨無悔地一次又一次為老唐掃清障礙，跟著這群瘋子到處跑呢？不要說因為愛情，這已經成了需要一個女護法時的「萬金油」。而這個角色對上點年紀的女人未免惡意太大了，男性角色可都「至死是少年」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年輕的好奇女孩曉曉。然而曉曉這個人物也很模糊，似乎只是為了追隨老唐。包括這趟西南之行，年輕的心中還是「登高一呼應者雲集」，還是呼朋引伴的熱鬧與知己相逢的意氣，並不真實地理解形影相弔中年蕭索。年輕人的促狹隨處可見，表現中年困頓捉襟見肘，而對編輯部的呈現，已經讓很多人看出這些搞電影的沒幾個上過班。



《宇宙探索編輯部》劇照。網上圖片

與年輕的「我執」相糾合的是在「小眾」與「大眾」間的游移，具體體現在老唐女兒身上。將人類原始的生命困惑簡化為親子關係，以最終親情的和解作為解決方案是商業片的最常見套路。如果將此作為老唐的情感暗線的話，前面鋪墊明顯不足。到了有曉曉這樣年紀可作老唐女兒的人物出現，還是沒有在她身上，在她與老唐的互動中做一點替代性的透露與挖掘，似乎是擔心觀眾不能接受，要抓俗套完成任務。最後以老唐擺脫心魔為結，女兒的立場也是缺失的，在其中遭受了什麼並不重要。「生命的意義在於生命本身」

木兕太迴難湧又藝腔，與別國的氣貫割裂開來。

如果抒發情緒描摹狀態，詩歌比小說更合適，更具有「我執」的正當性，而《宇宙探索編輯部》的情節過於繁密和零散了。在講故事、形象化、想象力、表意等方面，孔大山比《路邊野餐》時的畢贛表現出了更多能力和潛力，但就單片而言，沒有後者集中鮮明，相同點是詩都寫得不算好。無論如何，看到一部新人導演逸興橫飛天馬行空的處女作還是欣喜的。在過去那麼多難以描述的事件之後，在整個世界的撕裂越演愈烈、過往的一切都在失效、人類不知何去何從之際，這樣一部跑到深山裏發瘋的片子出現得很是及時，非常應景。